

情 泪 恨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生 号 期 还 恨
1987年10月

刘源春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泪恨/刘源春著.

-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1996.10

ISBN 7-80094-286-4

I. 情...

II. 刘...

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5031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)

邮编:100009

北京市昌平建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5.5 字数 114 千字

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4000 册

定 价:7.00 元

小 序

我从小迷恋文学，而今仍甘愿为文学所苦累。虽然喜爱写作，却说不出什么一本正经的文学观点，只是恰如别人一空下来就喜欢打麻将、玩扑克那样，我则更乐于关起门来爬爬格子而已。自以为，这便是人生的一大快事！倘一定要说出有何想法的话，那也仅只是：一方面想借此向大众展示展示自己的灵魂；另一方面则企图打造一枚镜子，以观照观照我们的社会和人生。

为此，便有了《不了情》、《难舍泪》和《绵绵恨》这三个中篇，并以《情泪恨》为名，结集成书。这三个中篇，营构了皆因那个人所共知的年代所引发的三个曲折离奇的故事，将人和鬼的磨缠、灵与肉的交搏、真挚之爱同扭曲之情的纠葛、正直人生跟卑劣人性的切割……纷纷叠叠地交汇在一个沸沸扬扬的世相鼎锅之中，试图能给人以一点凝重如锤般的沉思和警示。

刘源春

1996年4月5日

目 录

不了情..... (1)

难舍泪 (50)

绵绵恨..... (124)

不 了 情

夏夜，扬子江风一阵一阵地吹来，把王村的这栋崭新小楼在白天里储积的暑热，一点一点地驱除而去。

卞月花已有一个月未回这个家了。现在，她已洗过澡，换上了喷过香水的短衣裤，静静地躺在了床上。呵！好凉爽的床席呀！今天，她可以不再受任何干扰，舒舒服服地享用这一个属于自己的夜晚了。

可是，卞月花想错了。她的丈夫王大有，一个三十刚出头的老实巴交的农民，身强体壮，虽有干不完的活，却也有用不尽的力，就像是一头牛，精力旺盛着哪！妻子一个月在外，他说不清自己是怎么熬过这长长的三十个夏夜的。反正，只要一上床，他眼睛里便出现妻子漂亮的脸蛋，笑咪咪的眸子……然而，那是空想！偌大的一张片子床，仅他男子汉一人，妻子不在，想啥也是白搭。而现在，妻子回来了，真真实实地正躺在自己常做梦的床上，他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呢？

王大有揭开了蚊帐，爬进了大床。借着窗外射进来的白炽炽的月光，他看到妻子舒展松弛的躯体，心旌突地摇动起来，浑身的血液潮涌着，像久饥的野牛一样，猛地扑了上去。然而，他没有想到，卞月花双手狠狠一推，一言不发，一个鹁子翻身，独自侧过脸去，顾自地睡去了。

“你……”王大有差点被推了个狗啃屎，怔怔地跪在床上。

过了一会儿，王大有想，你不是我的老婆吗？既然是老婆，我为什么不能要你呢？于是，他又毫不犹豫地发起了第二次理所当然的进攻。大概是为了融洽，他嘿嘿嘿地涎着脸笑着，随即俯过身去，在卞月花的大腿上一捏：“花子呀，我……我……”话不成句。卞月花又是一个激灵，仰身一推，霍地便坐在了床上……

不多久，床上便发出了嘭嘭咚咚的响声，紧接着房间内又传出了乒乒乓乓的撞击声。随后，只听卞月花哇地大叫一声，便哭哭啼啼地拉开了楼门，又嚎又闹地夺门而出，发疯似地奔下了楼来。后面，则传来王大有粗卤而刻毒的追骂声：“你这个臭婊子，老子饶不了你！在外当了几年臭干部，就不认你老公！不要脸的东西，我知道你在外招了野男人，老子非敲断你的腿不可……”

在还没有认识王大有之前，卞月花恋爱过。那才是天生的一对，地设的一双，真称得上是郎才女貌！

他们是同学，男的住在是村，叫是君南。高挑的个子，方方的脸盘，那双眼睛，美男子般顾盼有情。高中毕业的最后一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们相识，并逐渐产生了爱情。

暮春。下了一场大雨，去学校的大道被雨水淹没了一段。住在卞村的卞月花，一早便背着书包往学校里赶，然而，来到这里，却被大水堵住了去路。正在为难之时，是君南也挎着书包，从另一条叉道上走过来了。他眉头未皱，脱去胶鞋，对卞月花说：“来吧，我搀你过去！”卞月花稍稍犹豫了一下，终于也脱了雨鞋，卷起了裤管，便将一只左手递给了是君南。就这样，是君南携着卞月花，涉水寻路，一步一步地探索着向前。

水中的田鸡正在河旁呱呱地叫唤。不知是哪里的鸭子，正

成双成对地在水中游泳。大概是水下的路面太滑吧，此时，卞月花的手将是君南攥得更紧了。是君南则害怕出事，便也本能地将卞月花白嫩纤巧的小手牢牢地握在了自己的掌心。于是，他们全都感到了对方传过来的热流，那热流从手上一直传到了心里。他们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相遇了，双方感觉到了对方眼中流露出来的那束异乎寻常的光，闪电般，一接触，便又同时刹地转移开了！

为了打破这沉闷的局面，是君南便想到了说话：“当心，这里滑……卞月花，毕业了，你准备考大学吗？”卞月花眼中顿时露出了憧憬：“你呢？你准备考大学吗？我想，要是我们俩能考上同一所大学，那该有多好啊！”是君南听了这话，攥着卞月花的手，不由微微颤动了一下：“行！到时，你报考什么学校，我也一定报考什么学校！”

从此以后，卞月花与是君南之间便有了频繁的来往。复习功课，他们常在一起；星期天，他们也相约着来到扬子岸边，坐在石驳的大堤坡畔，望着滚滚滔滔的大江水，指点着什么，笑论着什么；有时，卞月花家自留地里有点什么活儿，是君南也会撇下自家的活计，跑老远老远的路，来帮卞月花家的忙……

那天晚上，月亮真好！在村后的小竹子旁，柳树下，小河边，是君南与卞月花俩人的坐影斜射在青青的草地上。周围好静，除了一两声虫鸣外，就只有他们俩人的鼻息声了。忽然，一片云彩将月光遮去了，夜顿时黑暗起来。卞月花仿佛有点害怕似的，身子情不自禁地向是君南身上靠了靠，是君南感到了一阵颤抖。于是，心有灵犀，不期而同，他们双双地伸出了两只臂膀，将对方紧紧地拥进了自己的胸怀！是君南火辣辣的唇深深地印在了卞月花热热烘烘的唇上……

梦，是美好的！然而，越是美好的梦，却往往更容易破碎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狂风，终于从城市卷到了乡村。是君南与卞月花上大学的美梦，被这股谁也难以阻挡的狂风击得粉碎。还是在那第一次亲吻过的地方，他们双双抱头痛哭了一场！

“这大概就是命吧？”卞月花抬起了泪眼，嗫嚅地问是君南。是君南起先没有作声，仿佛沉思似的。良久，他挥一下拳头：“这，大概就是命！”接着，他无奈地说：“在命运面前，我们不得不低头啊！”卞月花见是君南似乎多了一层悲观的色彩，便话题一转，道：“不！在命运面前，我们不能轻易低头！我记得有位外国诗人写过这样一句诗：请你不要愁悒，还是将你的命运担起！君南，我们两人有两副肩头，只要合在一起，是会担得动我们的命运的！”是君南摆了摆头，看了一会卞月花，仿佛受了感染，便一把将她搂在了自己的胸前：“月花，我们真有那样的力量吗？告诉我，有吗？”卞月花将深埋在是君南胸前的头抬了起来，望着他的双眼，没有开口，只是极郑重地点了点头。于是，是君南感动了，他的眼角潮湿了，他将卞月花搂得更紧了。卞月花的头又埋进了是君南的胸衣里，她在感受着他强烈的体温。她的眼里也流出了两行热泪，虽然，是君南并没有发现！

过了好一会儿，卞月花仿佛从是君南的怀抱里一觉睡醒来似的，她猛地挣扎着昂起头，对是君南说：“君南，咱们虽然不能一同去上大学，但是可以一同在乡下务农！我们仍然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，这不就是一种幸福吗？”是君南点点头：“是的，我们永远不分开，永远！”卞月花突然将嘴唇凑到了是君南的耳边，悄声悄语道：“君南，你知道吗？我，我……”你怎么啦？”是君南惊讶地问，“怎么啦？你快说呀！”卞月花故作娇态：

“别催嘛！看把人家催得心慌慌的！”于是，一把抓过是君南的一只手，将它放在了自己的心口上：“你摸摸，人家的心跳得多快！多快！”是君南触电般触着了卞月花鼓腾腾隆起的左胸脯，想抽回手，可是，卞月花却一下将它按紧了。然后，在是君南的耳边轻轻地说：“君南，君南，我想，我要嫁给你！”“真的？”是君南一阵惊喜，“我一定，一定娶你！”

小河的水被一阵微风吹起了一层涟漪，倒映在水底的柳条变了形。竹林子上有一对小鸟在啁啾，一叫一应，仿佛就是那绵绵的情语，柔柔缓缓的，再没了完结。卞月花的心醉了，她仰着身子，倒在了草地上，是君南就势伏在了她的上面。只觉得，天也转了，地也转了，扑啦啦，林子上的那对小鸟被惊飞了……

两年后，按照乡俗，是君南和卞月花的婚事，被正式列入了两个家庭的议事日程。

是君南的父亲是广忠，公社贫协主任，他正为儿子的婚事大操其心。卞月花，人长得漂亮，又是高中文化，按人品，这是无话可说的，挑着灯笼还难找呢！然而，成份，社会关系又怎么样呢？现在，阶级斗争是生命线，这可是头等重要的事啊！是广忠特地到公社档案室查了卞月花家的家史。卞月花的父亲卞志根，贫农出身，没问题！卞月花的母亲，下中农出身，也没问题！可是，卞月花有个舅舅，解放前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抓去了，听说后来还混了个国民党的少尉，解放前夕，随着蒋介石的溃败，逃到台湾去了！这可是个大问题啊！贫协主任是广忠的心，不由得抽搐了一下。他觉得，他不能不对儿子言明利害关系！

“君南，卞月花什么都好，只是……”是广忠欲言又止。儿

子急切地问：“只是什么？”是广忠只得摊牌：“她家有严重的海外关系。这可对你的前途有很大的影响啊！”是君南知道，父亲所说的“你的前途”是什么意思。因为有父亲贫协主任这块牌子，是君南现在正是大队重点培养的对象。最近，大队党支部开过支委会，已将他列为了纳新对象，而且大队革委会主任的位置，正急等着一个年轻有为的人去接班。这个人，非是君南莫属！

一边是温情可爱的卞月花，一边是入党和革委会主任的前程。这犹如鱼和熊掌之择，是君南犹豫了！许多天，他闷闷不乐，更没心境去看卞月花。他怕她知道他的苦衷，她会更加地痛苦！日子久了，卞月花以为是君南病了，便找上了门来。恰好，是君南的爹妈都不在家。一见面，他们便紧紧地拥作了一团。

姑娘的心总是那么细致，不一会儿，卞月花便看出了是君南的不安：“你，怎么啦？真的生病了？”她用手贴着他的额头：“没有热度嘛！你，你有心思？”是君南不吱声，只是痛苦地紧盯着卞月花那漂亮的脸蛋：“怎么？有什么事吗？”卞月花又诧异地问。可是，是君南还是不开口，目光虽从她脸上移开了，但，那眉头，却皱得更紧了。

一个不妙的预感袭上了卞月花的心头。她双手抓牢是君南的双臂，用力摇动着：“你这倒底是怎么啦？快说呀！难道你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说吗？”说着，手渐渐地松开，两行泪掉了下来！是君南反倒抓住了她的手，百感交集，一口气，将所发生的一切全告诉了卞月花。卞月花脑壳里轰地一声，双眼呆呆地定在那里，仿佛是被惊痴了一般。是君南拉着她：“月花，你为什么这样？啊，说话呀！我并没有答应父亲断绝了我们之间

的关系。我这心里实在是舍不得你呀！”卞月花突然哇地迸出一声尖厉的哭来，扑上去便抱住了是君南：“谁也不能分开我们！我不能没有你！”是君南也哭着：“谁要分开我们，我就和他拼！”

是君南与卞月花爱得死去活来，是广忠则为此急得活来死去！不行！为了儿子的前途，他必须打散这对鸳鸯！

一个星期之后，卞月花家的屋前屋后，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。“揪出卞志根这个台湾国民党奸细！”“卞志根必须老实交代与台湾国民党中尉的关系！”“砸烂台湾特务卞志根的狗头！”“卞志根不老实，我们就叫他彻底灭亡！”

卞志根被挂了牌，戴着高帽子，游了乡。于是，全公社村村队队的人都知道，卞志根是与他阿舅——国民党中尉接过头，有着秘密联络的特务和奸细！

乌云从此笼罩着卞志根的全家。老子反动儿混蛋。卞月花一夜之间便成了国民党特务、奸细的小王八崽子，整日里抬不起头，早早晚晚泪水洗面。

是君南则惊呆了。他想不到事情竟比他原来想象的还要严重得许多。他最心爱的人儿，居然是一个国民党特务、奸细的女儿！自己马上就要入党，马上就要登上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宝座，正是春风得意、大展宏途的时刻，岂能因了一点儿女私情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鸿运！虽然，全乡再难找出比卞月花还要漂亮标致的姑娘；虽然，他忘不了自己曾经对卞月花发过“海枯石烂不变心”、“天涯海角心相印”的誓言；虽然，卞月花那以身相许时的柔情蜜意至今仍记忆犹新。然而，那时的卞月花是贫下中农的后代，是红色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；现在她已是阶级敌人的毒苗，是资产阶级的遗少，再爱她，岂非是与

阶级敌人同流合污、彻底丧失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吗？一番严峻的思想斗争，促使是君南果断地提起笔，给卞月花写了一封简短而有力的信：“……我们已是两股道上跑的车，再不可能走到一起去了……从此以后，我庄严声明，我与你一刀两断，再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关系……”

卞月花居然是个痴情女子。政治打击已够惨重的了，然而，当她一想起自己还被另一个人深深地爱着，心里便得着了许多的安慰。她要坚强地挺下去，好好地活着，为着是君南，也为了自己的梦！

这不，信终于来了！不用打开，单从信封上的笔迹，卞月花便知道这是她心爱的人给她写来的信。她的心笑了，她那双充满抑郁的眼睛立时闪射出了希望的光芒、幸福的晕圈、美丽的流波。如获至宝一般，卞月花舍不得立即将信打开，而是用双手捧着，紧紧地贴在了自己的胸口，感觉着一种少有的温暖，体味着暖流汇入自己每一根毛细血管所产生的那股涌动着的情潮。

终于，她像做了一个美美的梦一般，慢慢地睁开了双眼，轻轻地撕开了信封，小心翼翼地抽出了信纸……真是不看则已，一看万念俱灰！卞月花顿觉闷雷轰顶，头晕目眩，惨叫一声，便嘭地倒地，失去了知觉……

当卞月花被救醒来时，已是傍晚七点多钟了。她躺在自己的床上，睁开了无力的眼睛，唯有父亲和母亲守候在身旁。父亲愁容满面，沉沉地说：“孩子，是爹害苦了你！”母亲也泪流满面地说：“月花，你可得想开点。你爹也冤哪……唉，咱们的命不知为何这么苦哇！”卞月花是个体贴父母的女儿，她撑起无力的身躯说：“爹，娘，我不怨你们！我从来就不信爹是奸细，是

特务……可是，是君南他，难道……”卞志根叹道：“人到这一步，也怪不得是君南了！跟红避黑，自古如此呀！”母亲便说：“月花，还是身子要紧，咱们就忘了他吧……”

鸟雀恋枝，卞月花又如何能将是君南忘去呢！那晚上，她做了一个梦。是君南娶亲了，新娘不是卞月花，而是公社一个头头的女儿。卞月花追上去拉住是君南：“你为什么变心？”是君南一甩手：“雌狗崽子，滚开！快滚开！”卞月花跌倒在路旁，只见那新娘得意忘形地嗤笑着：“雌狗崽子还是去配雄狗崽子吧！哈哈哈哈……”突然，路旁窜出一只恶狼，呼地向卞月花扑来，一口便咬住了她的喉管。她想喊救命，但喉管被咬得太紧，她喊不出来。不过，奇怪的是喉管被咬断了，却一点也不疼，鲜血汨汨地流出来，反倒十分舒服，好像魂魄正慢慢地从躯体中飞散出去，轻飘飘的，像云，越飞越高，于是飞入了仙境！哦，死原来并不痛苦，它只是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。既然尘世已无了生存的意义，那又何不去追求另一种形式的生呢？

卞月花从梦中醒来后，反复回忆着梦境中的每一个细节。一半是屈辱，一半是启示。屈辱令她对生产生了绝望，启示给了她对另一形式的生产生了向往。终于，燃了灯，下了床，她平平静静地写了一张绝命书，将其夹进一本红宝书内：“爹娘，女儿不孝，再不能服侍你们了，你们多多保重吧！女儿去了……”

第二天一早，天才朦朦亮，卞月花孤身一人来到了两里之外的扬子江边。在那株大杨树下，卞月花长泪纷下。去年，是君南和她也曾来这大杨树下幽会，身后的一片芦苇丛是自然屏障，杨柳枝条垂挂在水面上，江面平静如镜，虽然江水略显浑黄，但俩人的倒影却紧靠在一起。说不完的甜言蜜语，道不

尽的称心如意……可眼下，卞月花凄然感伤，痛不欲生，禁不住想起了“剪不断、理还乱”的词句来，便愈加悲切，不能自持。她长叹一声：“是君南啊，你好狠心，你好狠心哪！”叹罢，纵身一跃，嘭咚一声，江面水珠四溅，卞月花在水里挣扎了几下，旋即便不见了踪影……

度日如年的卞志根夫妇也早早地醒来，起了身，第一件事便是去看女儿。可是，打开女儿的房门一看，空空如也。卞志根仿佛有了什么预感：“哎呀，我该死！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守着月花？”妻子也慌了神：“这孩子，会到哪里去呢？一大早的，难道……”卞志根冲出大门，问遍了左邻右舍。谁也没见过月花。他颤抖着嗓音，呼叫着：“月花，月花，你在哪里呀？你快回来吧！”那声音哀哀的，闻者也禁不住抹泪。可是，哪里有女儿的回音呢？就在此时，妻子却跌跌撞撞地追来了，她边跑边嚎哭着：“志根，志根，女儿没啦！我们可怜的女儿没啦！”原来，她从那本红宝书中翻出了女儿的绝命书。卞志根接过来看了，不由老泪纵横：“天哪！天哪！造孽呀！造孽呀！”

卞志根的女儿自杀啦！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，很快传遍了村前村后。一些与卞志根长处过的老邻舍，知道他的为人，虽然迫于形势，但暗下里还是为他的遭遇洒下了一把同情之泪。一些年长的善心肠邻居，架着他们夫妇俩回家去，并劝着：“我们已经打发几个年轻人再去找找月花，说不定还能找着，快别尽往坏处想啦！”“别太难过，月花这孩子不会有事的！”“就算出事了，你们这样哭，也不顶用啦！还是多保重自己的身体要紧呀！”

就在全村消息乱传之时，卞月花却死而复生地躺在了王村王大有家中的硬板床上了。王大有顾不上擦汗，忙忙活活弄

火烧水去了。王大有的老母亲则为有气无力的卞月花脱去了湿漉漉的衣裤，从旧柜中取出自己的土布衣裤为她换上。她认识这姑娘，就是前些时被迫着游乡的卞村卞志根的女儿卞月花，便叹息道：“可怜哪！可怜哪！孩子啊，什么事都要想得开去，老话说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你还年轻，前头的路还长着呢？”此时，王大有已端了一碗姜汤来，将平时舍不得吃的二两计划糖，一下子搁进去了一半，用匙子捣捣匀，递给老母亲，看一眼卞月花，说：“喝下去暖暖胃。别动，别动。娘，你喂，你喂吧！”卞月花的眼中闪出了几朵感激的泪花。

这天一大早，王大有牵了牛去江边喂早草。牛拴在一根树桩上，安闲地啃着嫩草。王大有则背了草筐，弯腰割起了牛草。忽然听得大杨树下嘭咚水响，朦朦胧胧便见水面上仿佛有个人在挣扎，王大有道声“不好”，飞步便向江边奔去。到大杨树下一看，那挣扎的人却不见了。王大有飞身跃入江中，一个猛子扎到水底，四处摸索。可是，已钻出水面换了好几口气，却还是寻不着落水的人。王大有不灰心，又一头扎入水底，终于在十米之外将落水人抓住了，使足了劲，将其救上岸。

王大有将落水人放下，将披散在面孔上的乱发拨开，不由倒抽一口冷气：“这不是卞村的卞月花吗？”他忙用手在她鼻孔上一试，气息已没了：“啊呀，得赶快抢救！”他一把便将卞月花甩上了肩头，亡命地奔向了老牛。他动作敏捷地将卞月花架上了牛背，让她匍伏在牛背上，肚子压在老牛脊梁上，然后牵着老牛适度地奔跑。“哇”一声，卞月花肚中的水终于颠了出来。随着水出，口中也便有了一丝游气。王大有见卞月花有救，兴奋极了，待她肚中之水吐得差不多，便将其慢慢地放到地上，将其四肢展开，以便舒气。但卞月花喉头咕咕几声，气出依然

不爽。王大有这才想起，是否上衣箍得太紧，妨碍了她的呼吸。他想起了做人工呼吸，赶忙动手解开了卞月花的上衣钮扣，再伸手进去扯掉了那缚在胸口上的奶罩，抓住卞月花的两只手，一来一去，极有节律地不断在她的胸上挤压着。不多久，王大有便累得气喘吁吁的了。可是，卞月花喉头的气还是不大顺。王大有稍稍犹豫了一下，放开她的双手，索兴放大了胆，弯下身去，将口对着卞月花的口，吸气，吐气，再吸气，一用劲，只听咕噜噜一声响，卞月花喉头一股浓浓的酸水直窜出来，塞了王大有—嘴。王大有还没来得及吐掉嘴里的脏水，只见卞月花重重地舒了一口气，胸脯也随之有了一个起伏，“噢，救活啦！”王大有心头一喜，冷不防，嘴里那口脏水，竟骨碌一下滚进了自己的肚中……

卞月花费力地睁开眼睛，好不容易才认出眼前的王大有。忽地，她发现自己的胸脯全裸露在他的面前，便想努力去掩上自己的上衣，但，她的手只抬了抬，便无力地瘫着。王大有会意，急忙帮她将上衣覆上并扣起来，不想笨手笨脚，又碰着了卞月花隆起的乳峰，脸不禁刷地红了，急忙辩白道：“我、我、我不是……有意的！”

茅屋里，王大有的母亲一刻不离地守护在卞月花的身边。

悄悄地，王大有来到卞村，将不是喜讯的喜讯报告给了卞志根夫妇。扑通一声，卞志根和妻子俩竟双双跪倒在了王大有的面前：“恩人，恩人，你真是我们卞家的救命大恩人哪……”王大有慌了神：“别、别、别这样！快起来！快起来呀！”

卞志根夫妇跟着王大有，从偏僻小径，急急匆匆地来看女儿。刚跨进王大有家的大门，便哇地哭叫着：“孩子啊，你、你、你怎么能走这条路呢……”于是，三个人哭成了一团，卞月花